

[苏]伊凡·沙米亚金 著
杨 衍 松 译

潜 流

潜 流

〔苏〕伊凡·沙米亚金 著
杨 衍 松 译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济南

译自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Шамякин 著

《 Глубокое течение 》

白俄罗斯国家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

潜 流

〔苏〕伊凡·沙米亚金 著

杨 衍 松 译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.625印张 266千字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5,000

书号 10099·1599 定价 1.10 元

主要人物表

塔吉亚娜·卡尔波芙娜·马耶夫斯卡娅（丹尼娅）——女教师，游击队员。

卡尔普·普罗科波维奇·马耶夫斯基——塔吉亚娜的父亲，游击队员。

佩拉格娅·斯维里多芙娜（波里娅）——寡妇，后为塔吉亚娜的继母。

拉里昂·加夫里洛维奇·布加伊——单干户农民，被德寇委派为村长，后来为掩护乡邻而牺牲。

米吉卡·扎亚茨——俄奸，伪警察。

叶夫格尼·谢尔盖耶维奇·卢比扬（冉尼亚）——游击队支队长，共青团区委书记。

根里赫·维泽涅尔——德寇中尉军官，区警备队长。

列杰尔——德寇中尉军官。

柳芭——游击队女侦察员。

巴维尔·斯杰潘诺维奇·列斯尼茨基——区委书记，后为游击纵队政委。

谢尔盖·费多托维奇·普里鲍尔内——区执委会主席，后为游击纵队司令员。

维利·科伊费尔——德寇党卫军上尉，区警备队长。

阿列娜·格里戈里耶芙娜·扎伊丘克（列娜）——游击队女医生。

马特维·杰尼索维奇·库列什——混入游击队的内奸。

斯维里德·扎哈罗维奇·格涅德柯夫——游击队爆破队长。

阿列克塞·伊凡诺维奇·巴甫连柯——苏军上尉军官，后为游击队支队长。

彼特罗·加夫里洛维奇·马伊鲍罗达（别佳）——游击队侦察员。

安德烈·布伊斯基——游击队侦察英雄，打入德军司令部，化名阿多利夫·列赫涅尔，后来英勇牺牲。

娜斯佳·扎伊丘克（布伊斯卡娅）——游击队女侦察员，后为安德烈·布伊斯基的妻子。

尼古拉·卡尔波维奇·马耶夫斯基（米柯拉·柯里亚）——游击纵队参谋长。

费多尔·若夫纳——游击队骑兵支队长。

瓦西里·坎迪巴——游击队支队长。

伊凡·普柳夏伊——游击队支队长。

格里戈里·彼得罗维奇·扎列斯基——游击队一个支队的政委。

冯·阿德列尔——德寇少将，讨伐军司令。

第一部

渡过德聂伯河之后，塔吉亚娜就觉得自己到家了，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。她头一个下船上岸，快步朝前走去，唯恐回过头去再望一眼自己跋涉过的四百公里的漫漫长途。她甚至觉得难以相信：她，一个孤立无援的姑娘，竟然从这条充满着非人的痛苦和死亡的危险的路上走过来了。她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踏上归途的，那时战线还远在后面。如今，战线已经赶到她的前面，远远地向东推进了，它到底在什么地方——她不知道。

她走了两个多月。有多少次，她跟死神相伴，就在咫尺之间！有多少回，炸弹呼啸，就在她身旁爆炸！她亲眼看见，法西斯分子用机枪和冲锋枪扫射妇幼老弱。成百上千的人在炸弹纷落下丧生。她自己在卡林科维察的德军警备司令部里蹲了两个星期。她毕竟还算是幸运的：再走二十公里——就到家啦！这儿，每一个村庄，每一个路岔，她都熟悉——当年她在城里上学的时候，曾经多次走过这些地方。可是如今，她觉得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遥远！

同塔吉亚娜一起渡过德聂伯河的有两个半大的孩子和三个妇女，其中有两个妇人还带着吃奶的孩子。他们同她一样，都是逃难之人。然而，她在自己的旅伴中间要算是最幸运的人了——眼看就要到家啦。

前面的路穿林而过。那是一片幼林，长得密匝匝的，大半是桦树和白杨。偶而在有的地方，高大挺拔的老橡树在幼树的上空，高擎着它那宽大而强劲的树冠，或者偶有笔直如弦的苍松急急地向高空展枝，仿佛要去触摸太阳似的。这是一个晴朗、炎热的日子。树林伫立着，默然无语，垂首沉思。处身在这片安谧之中，与宁静的树林相伴，尤其难以想象那战争正在什么地方肆虐的情景，难以想象战火已经掠过这里，此时此刻大概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。塔吉亚娜极力要驱散这些战争的念头。“就在那个拐弯处，我和丽扎在那儿歇息过，当时冉尼亚和坎迪巴老师赶上了我们……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？两年了……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们中间有谁回家来了吗？”

蓦地，短促的几声枪响打破了林中的和平与宁静。逃难的人们神色遽然紧张起来。那是在路旁白桦丛林里响的枪声。大家惊恐地朝着桦树林张望，加紧迈开了脚步。近来，塔吉亚娜已经不特别留意那些零落的枪声了。但是，现在离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公里路程了，她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“你们瞧，”一个少年嗫嚅地说。

大家朝枪声响过的地方转过身去，顿时看见一个年轻的妇人。她奔跑着，把一个婴儿紧紧搂在怀里。她那乌黑的长发辫已经散开了，头发乱蓬蓬的，沾满了树叶、松针和蛛网。妇人的两只眼睛凝聚着惊恐的表情，蓝色的短上衣有几处撕破的地方，两腿血迹斑斑。她跑到逃难的人们面前，噗咚跪下，两手向前托着孩子。

“好心的人！我的亲人们！……救救孩子吧！……把我的孩子抱去吧。他们在追我们……他们杀死了我的母亲……又要杀死他……救救他吧，亲人们！……”

“你跑吧，好女儿，你跑吧，”一个逃难的老妇人喃喃地说，一面给那妇人画着十字。“上帝跟你在一起……他会帮忙的……快跑吧……躲到丛林里去，到灌木林里去。”

“啊呀，不！……不行……他们会找到我们，会追上来……喏……听见他们的声音吗？救救他吧！”那妇人哆嗦起来，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。

塔吉亚娜望了一眼这个可怜的母亲的眼神，伸出手说：

“给我吧……”

“我的亲人！你就做他的母亲吧。”妇人吻了吻塔吉亚娜。“他的父亲鲍里斯·卡岗斯基……兴许会回来的……”她没有说完，就赶快从原路回去了。

那妇人迈着平稳的步子，机警地注视着树林子。人们哑然无语，望着她的背影。

待她在路的拐弯处不见了，逃难的人们才着忙起来。

“我们走吧，好心的人们，”老妇人招呼说。“快点离开这地方吧！……”

他们动身朝前走了。

塔吉亚娜爱抚地抱着孩子，仔细瞧着他那小脸蛋。他瘦瘦的，头发鬈曲，长着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。小男孩一见塔吉亚娜胸前佩着的小胸针，就伸出小手，象小老头似地呼哧呼哧起来。

在塔吉亚娜身旁走着的妇人，都露出了笑脸。

“给，把他包起来吧，”其中一个妇人说道，从篮子里抽出一条褥单，递给了塔吉亚娜。

后面，又响起了一阵枪声。人们惶恐地回头望了望。老妇人画了一个十字。

“主啊，救救那个可怜的女人，救救我们这些有罪之人吧。”

过了一忽儿，从拐弯处窜出五个摩托车手。他们刹住车，一个希特勒匪徒向逃难的人跑了过来。

“谁开的枪？”他嚷道。

老妇人回答说：

“怕是你们的大兵们在寻开心吧。拿枪……打人。”

“哦，寻开开心！打打人！太妙啦！”摩托车手笑了起来，可是立刻又皱紧了眉头。“噢，噢！你刁猾的，俄罗斯猪猡！身分证！”^①

他们掏出了身分证。那个德国鬼子瞟了瞟证件，就要扯开孩子身上的褥单。塔吉亚娜大胆地挡开他的手，神态自若地说：

“孩子害肠伤寒。”

“哦，伤汗！”德国鬼子急忙缩回手，就象挨了烫似的，连塔吉亚娜的身分证也没瞧一下，就跳上摩托卡，挥了挥手说：

^①德国人说的是蹩脚的俄语——译者注。

“走！”

妇人们转身望着塔吉亚娜，眼里流露出对这个姑娘的钦佩之情。

“你真胆大，姐儿，”老妇人说。“你把这孩子咋办呀？”

“抚养他……就当是自己的儿子……”

“但愿上帝帮助你做这件好事吧。”

不久之后，他们就分路了。妇人们沿着公路往前去了，塔吉亚娜则拐进了一条林间小路。离故乡的村子总共只剩下不多的几公里了，塔吉亚娜不感到累，也不觉得两腿酸痛了。她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事，而是想着这个娇小的人儿；她是那么小心、那么笨拙地把他搂抱在自己那少女的富有弹性的胸前。“我这就当了母亲了，”塔吉亚娜暗自嘀咕着，不禁嫣然一笑。“当母亲了！我算什么母亲呀！……不，不……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的亲骨肉。要让大家相信这件事……在我们的人回来之前，谁都不该知道其中的奥秘。这不要紧，我一年没回家了，可能生个儿子嘛。我的孩子……”

她怯生生地环视了一眼四周，仿佛担心有人在偷听她内心的想法似的。小男孩挣脱着伸出小手，挨着她的脸颊，含糊糊地说着“布——布——呜……”的儿语。塔吉亚娜望了望他，突然想起那可怜的母亲竟忘了告诉这孩子的名字。

“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？”她沉思起来，随后就决定管他叫维克多。

“维克多……小维佳，维钦卡，”塔吉亚娜高兴地笑了

起来。“我的宝贝，你就叫维佳吧。好孩子，你可要记住呀……”

二

塔吉亚娜回到故乡的村子里，已是夕阳西垂的傍晚时分。她走出树林，一眼看见那熟悉的农家村舍依然是一年前的样子，不由得一阵高兴，然而她的心头又感到猝然发紧，大滴大滴的泪珠从眼里滚滚而下。她伫立在那儿，凝望着村庄、果园，哭泣着。在历经一路上的惨状之后，她似乎觉得，一切的东西都已失去了往日那和平恬静的景象了，而遍地只有战争的令人怵目惊心的痕迹。

可是突然之间，故乡的村子却一如往昔，故我依然，它的周围没有任何令人心惊胆战的惨状。依旧是那片森林，依旧是那块田野……夕阳一如往日，依然在柳丛后面，在那春汛时水淹的草地上方，缓缓西沉。看到此情此景，怎能不嘤嘤哭泣呢？

在村子的另一头的小河旁，一股尘土抑或是一缕炊烟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塔吉亚娜立时惊惶起来了。但是当她猜到这是从野地晚归的畜群扬起的灰尘时，心里就更觉得欢畅了。打从童年的时代起，她就最爱夏日的这个时辰：牛群漫街走着，扬起遮天盖地的尘土，空气里弥漫着草地和奶汁的气息。她正是在这个时刻走进故乡的村子里来的，她是多么激动，于是禁不住象孩子似的放声恸哭起来，用拳头抹着满

是灰尘的脸上的泪水。怀里的孩子也同她一道哭起来了。她如梦初醒，望望孩子那黝黑的小脸蛋，又笑了起来。

“别哭了，好孩子，别哭了……咱们马上就到家啦。”

塔吉亚娜为了避免人们不必要的刨根问底，离开大道，抄了条小路，随后穿过一片菜地。她没有被人发现，就进了自家的果园，转过熟悉的篱笆，便停住了脚步。在最后几公里的路上，一直沉重地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，倏然落地了。她心里感到一阵异常的轻松，甚至不由地高兴了。塔吉亚娜贪婪地呼吸着空气，她似乎觉得，即使蒙住眼睛把她带到这儿来，她只要凭着这种特别的气息也可以分辨出这一隅桑梓故土来的。

这果园占地很大，在村里是首屈一指的。树底下蜂房成片。塔吉亚娜看见一个蜂房旁边有一个佝偻着腰的身影，立刻便认出父亲来了。

她几乎要喊一声“爹”了，但是忍住了，悄悄地走近父亲跟前，低声喊道：

“爹……”

父亲吓了一跳，转过脸来，一眼看出是她，网子和木框都失手掉在地上了。

“丹尼娅！……是你？”他又是惊又是喜地喊道。接着他迅速走过来，搂住她的肩膀。但是他没有吻女儿，而是久久地、默默地望着她那变得瘦削的脸庞。“我的孩子！”他激动地喃喃说道。“我的孩子！我多么惦记你！”他的眼里闪着泪花。“唔，走吧，进屋去吧。”他打前头沿着小路向

家走去。

塔吉亚娜随后走着，心里暗想：“他干嘛不问问孩子的事儿呢？连瞧也没瞧一眼。”可是，父亲走到板棚旁边，停了下来，转身向着女儿，有点冷淡地问道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要不，说实话吧？”她心里闪过一个念头。“他是可以信赖的……不，他忍不住，会对继母说的……他们会对孩子另眼相看，还会传出去……”

她装出一副对他的问话觉得惊讶的样子。

“我的呗。”

“你的？”父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“怎么是你的？打哪儿来的？你一年前回来——啥影儿也没有……他多大啦？”他俯身去看那孩子。

“他多大了？”——她可是没有想过这一层，因而有点心慌意乱。

“他？他多大啦？唔……有八个月了。我那时已经……只是你们没发现……”

卡尔普·马耶夫斯基久久地、十分仔细地凝视着女儿的脸色，但她没有抬起眼来，他转过脸去，已经换了一种平静和若有所思的语气说道：

“你多大年纪啦？才十九……儿子差不多一岁了。是这一样……你太急啦，孩子。你干嘛不给老爹报个信呀？”

“怪难为情的，爹。妈妈还活着的话……”她的两眼立刻闪过一丝调皮的神色：“你们写信告诉过我吗？我是从别

人那里打听到的。”

“我？我那算啥？……我没有什么好写的……”卡尔普很快把脸扭开，但是丹尼娅发现他脸红了。

他再没有说别的话，迅速地走进了院子。

卡尔普的头一个妻子——塔吉亚娜的母亲去世已有十一年了。他这个养蜂能手，在村里是一个深受大家敬重、一向办事审慎的人，过了九年鳏居生活，抚养、教育孩子成人，给大女儿甘娜择婿嫁了人。可是到了第十个年头，同村的乡邻都不免哎哟喧天，啧啧称奇：这个老成持重的人竟常常去寡妇佩拉格娅家串门子啦。佩拉格娅在村里的名声可不大好，此外，她喜欢吵嘴骂架，可闻名哩。这两个年纪不配、性情各异的人竟然相好起来了，确实叫大家感到蹊跷。在故旧乡邻中间难免有些闲言闲语。塔吉亚娜也十分气恼，有一次还对父亲说了一些顶撞的话。老头子默不作声。可是，等塔吉亚娜中等技术学校一毕了业，到西部州里去当教师之后，他就娶了佩拉格娅。塔吉亚娜是从女友的来信中才知道父亲再娶的事。这使她感到伤心，所以她很长时间也没有给家里写信。

这就是卡尔普在女儿面前觉得内疚的缘故。

“我这个老傻瓜向她刨根问底干啥呀？瞧瞧自己那样儿吧！”他暗自忖道。

继母亲亲热地迎接这个非亲生的女儿回家来，又是拥抱，又是亲吻。塔吉亚娜心里一清二楚，佩拉格娅是恨她的，因为她企图干涉父亲再娶的事，所以她对于这些亲热的

举动是满腹狐疑的。

“我这就有了小外孙啦！卡尔普，你瞧瞧吧！多叫人高兴呀！”她象炒爆豆子似地说着，露出甜蜜的笑脸。“哎哟哟……给我抱吧……”

当继母给孩子洗澡和穿衣的时候，丹尼娅用心地瞧着她的每一个动作。她从来还没有照料过这么小的孩子，而今无论如何必须马上学会这套本领，免得今后扮演母亲这个角色时引起别人的疑心。

“啊，我的小茨岗人！”佩拉格娅一边说，一边爱抚地把孩子轻轻抛着。“丹尼娅，你这小子长得多黑，好一头鬈发呀！一点不假的小茨岗……”

小孩咕咕噜噜地想说话，咧开嘴笑了。

“咕一咕……我的小咕咕鸟！丹尼娅，他几个月啦？有九个月了吧？”

“不到呢。才七个多月。”

“只七个多月？瞧他长得多大……我喜欢孩子。上帝亏待我，不让我……”

孩子哭起来了。

“噢，要吃东西了吧。给，孩子的妈，喂他点奶吧。”

塔吉亚娜不由得一怔，一时茫然失措地呆望着继母。接着，她的脸刷地泛起了一阵红晕。她赶忙抱起孩子，说道：

“我……我没奶他……”

“你这么早就给他断奶了？”佩拉格娅觉得蹊跷。

“我的天哪，撒谎可真难呀！”塔吉亚娜暗暗想道。

“我也许会经不起诘问的。”

“我……没奶……路上害了病，”她说了一句假话，自己也对这句假话编得挺象回事儿觉得奇怪。

“你干嘛不吭声呢？哎呀，还做妈妈了，做妈妈的人哩！象你们这样做妈妈就得挨打。孩子饿着肚子，可她还坐着没事，象个小姐儿似的红脸。我亲爱的，早就别羞羞答答啦。他该用奶嘴子吧，该用奶瓶和奶嘴子才成。奶嘴子呢？没有？哎呀，你这个人！”继母手忙脚乱起来。“我到隔壁邻舍家去跑一趟，讨点煮过的牛奶来吧。”

塔吉亚娜简直是张惶失措了。她在路上反复想过许许多多的事儿，却把一件最要紧、最必需的事情给忘掉了。

“真蠢！名义上还是母亲哩。孩子一整天饿着肚子。可怜的孩子，他可是怎么挺过来的呀？”她默想着。

父亲站在炉灶旁，一言不发地注视着这个场面。待继母走出屋子，他走到惶恐不安的女儿面前，爱抚地碰了碰她的肩膀，说道：

“这不是你的孩子，丹尼娅……”

“是我的！是我的！”她绝望地喊了起来。“我对你们说过了嘛！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病得厉害……我没有奶，未必这是我的过错吗？”她难过地哭了起来。

卡尔普不知道怎么安慰女儿，只是象童年时代那样，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。